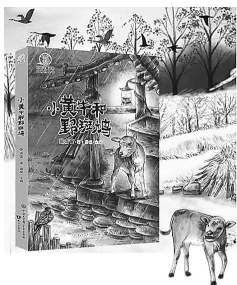


张吉宙《小黄牛和野斑鸠》： 从“火牛阵”到小黄牛的美丽乡村

□舒伟

作家张吉宙的新作《小黄牛和野斑鸠》颇具特色，令人耳目一新。这部作品采用了历史悠久的动物童话的写作手法，讲述了新时期胶东地区农村发生的变革大事，将幻想叙事导入现实生活及时代发展进程，拓展了当代动物童话的创作疆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艺术创新性。



作品通过小黄牛和野斑鸠这对小伙伴，以及人们熟悉的生产队时期各种动物的视角，从容自如地呈现了胶东农村大地发生的看似细水微澜实则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读者可以注意到，作者通过牛妈妈对小黄牛的叙述，使两千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惊天动地的“火牛阵”大战，与新时期意义重大的农村土地改革形成映衬和呼应。当年，齐国重镇即墨城受到从西北方向杀来的燕军的猛烈攻击，齐人田单挺身而出，率领守城军民奋力抵抗，誓死不屈。田单将城内喂养的千余头耕牛集中起来，给每头牛的牛角上绑上尖刀，牛身披上花纹衣甲，然后将浸了火油的芦苇缠在牛尾巴上。某天深夜，守城将士悄然打开城门，千余头带着烈焰、怒气冲天的火牛愤蹄狂奔，一路咆哮着冲出城外。火牛们头顶明晃晃的尖刀，挟着腾腾烈火扑向围城的燕军大营，顷刻间将

燕军营地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田单趁机率领军士一路掩杀，燕军大败，从此再不敢来犯。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2000多年后，这些在古战场冲锋陷阵的火牛们的后代——一头初到世间的小黄牛和它的动物伙伴们，即将见证一场发生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历史性大变革，即深刻影响新时期中国命运的农村土地改革。

小黄牛出生在胶东地区的墨水河村，这里分为东南西北四面坡。南坡叫燕刀埠，因出土过大量被称为“燕刀”的古代刀币而得名。北坡叫火牛角，得名于2000年前那场大战。小黄牛所在的第四生产队负责耕种燕刀埠的土地。

小黄牛刚出生四个月，正处于自由自在的童年时期。它不知道的是，自己将在这个秋天见证一场历史性的大变革。在阵阵秋雨声中，

场院屋里的动物们正连夜开会讨论关乎它们去向和归宿的问题：收完庄稼，生产队的人们就要把村里的地分了，动物和农具都通过“叫行”分配给能出个好价的社员手里。就这样，读者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充满悬念的文学世界。

幻想性动物叙事历史悠久，从古代神话和寓言一直延续到现当代童趣化和儿童本位的童话故事创作。在认知美学意义上，这一叙事类型跨越了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之间的自然疆界。在《小黄牛和野斑鸠》中，生产队场院屋内外的动物世界与生产队人们的世界相互交叉，但却无法连通。奇妙的是，动物们能够毫无违和感地相互交流沟通，无话不谈，而且可以听懂生产队大人小孩的言谈，但生产队和村庄里生活的人们却听不懂它们的语言。

作者用童话艺术的强光去映照现实经验后面的隐秘疆界——用幻想叙事的方式揭示那些“动物能够感受到，而我们却一无所知”的隐秘世界。作者聚焦于各种动物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动和所思所想，以在场的方式书写幻想的情景，使发生在动物角色身上的事情显得那么鲜活，激荡着生命的动感和浓郁的乡村生活色彩。这体现了幻想叙事的跨域、跨界投射特征：将人类的思想情感、性格倾向、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投射在所描写的动物角色身上，使这些动物的自然属性与人类的人性、情感等特质汇聚起来，形成互动，而生产队人们的活动则成为一种现实的参照系统。

作者笔下流淌着乡土血脉与情怀，体现了对于胶东乡村土地的挚爱，从充满乡村烟火气的生活和农业活动，到传统农学的农业博物学知识谱系，读者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作者将物质世界的实用性、世俗性和琐碎性升华为以农学博物学为根基的幻想文学，通过童话艺术重构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和同一性。作品通过对动物角色的感知、智慧以及内心情感的想象性叙事，艺术地揭示了人与动物的理想关系，表达了对大自然一切生命的敬畏和敬重，把抽象理念化为形象的故事画面。这样的童趣化乡土叙事也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熏陶和审美教育的适宜读物。

书潭聚焦



作者：吴岩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南科人文学术系列》 (第三辑)

该系列丛书包括《科幻理论的未来版图》《科幻创作的未来自版图》《科幻产业的未来自版图》三本，分别探讨科幻理论研究、科幻创作和科幻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对中国科幻应该如何保持长期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探索、尝试和总结，为中国科幻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德】布兰登·莫里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牧羊人1号》

这是一部有趣的“硬科幻”小说，具有令人信服的技术细节与窥探宇宙起源的宏伟野心，小说故事融合了悬疑、阴谋、双面间谍、绑架以及其他奇特的事件，人物形象鲜明，启发读者思考拯救世界还是拯救自我的命题，适合科幻小说迷和悬疑文学爱好者阅读。



作者：蒋一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小丑岁月》

本书是蒋一谈的首部科幻短篇小说集，作者用沉静冷峻的笔触书写科幻故事，在“未来式”的图景中铺陈思辨色彩。“禅修”“中国式亲子关系”等的引入，更深入地探索了科幻主题的本土表达。在本书中，人类与机器人并肩而立，一起探究幽微人性、审视时代症候，回应对现实议题的深切追问。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hscgh@sina.com联系

本期话题：

李音：那些经典文学都是“破圈”的

□黄尚恩

你问我答

这里有直达名家名人的快速通道，汇集提炼大家的各种关心关切，让你从作品之外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创作经历，你若问，他就答。



本期嘉宾：李音

博士，海南省作协第七届兼职副主席，2022年9月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新会员名单，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1 黄尚恩：“跨界”“破圈”“出圈”是近几年文学领域频繁讨论的话题。这个时代不断由“以书写文明为主导”向“以视听文明为主导”转变，视听产品特别是短视频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空间。文学要实现“破圈”，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路径是融入视听产品生产的链条之中。您觉得小说在影视剧生产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李音：确实，在“以视听文明为主导”的时代，影视和视听产品会大面积替代掉文学在历史上的娱乐消遣和公共教育功能。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后当然会扩大知名度，但改编后的作品严格来说不再属于作家，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一般都经过了大幅度改编和变形，文学扩大影响力只是一个连带效应，那些忠实于原著的或者非常成功的改编，是比较少见的互相成就。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求影像附庸于文学作品，只是想强调那是另外的艺术作品，是需要双方机缘巧合或者势均力敌才能通力合作，否则就完全是影视作品的成功。有些文学作品适合、方便改编为影视作品，有些则不适合或不容易作为故事底本，但这跟文学作品的质量没有必然关系。米兰·昆德拉甚至认为，真正的好小说具有无法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性质。米兰·昆德拉的观点意蕴很复杂。我只是想强调，无论是否改编为影视作品，没有质量的东西都不会“破圈”，短暂的热闹只是一时喧哗。

2 黄尚恩：这种转化和融合的趋势，反过来会对传统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音：文学和影视的转化融合趋势，肯定会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逼迫作家作选择，是倾向于写故事性的作品，还是去探讨当代小说才独有的品质。二者没有绝对高下，作家要根据自己的天赋和志趣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和选择。急功近利的行为不在讨论范围，即便急功近利，因个人天赋原因造就的结果也不一定都是差的。第二个影响是，在“视听文明”时代，由于信息传播模式和速度以及人们接收习惯的改变，倒逼着文学去进行文体、篇幅、语言和速度的调整。这也是严肃自觉的思考，并不是单靠作家的“破圈”焦虑能促成的。

3 黄尚恩：怎么才算是真正“破圈”了呢？“破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在“破圈”中坚守文学的初心？

李音：成为现象和话题的文学作品，自然书卖得更多，被更广泛的读者群了解。但按这个标准来看，那些经典文学都是“破圈”的。它们长长久久地具有销量，不急不缓地代有读者。倒没有孰高孰低的偏见，我只是觉得，只要提供了独特价值的，或做到一流的事物，早晚都能“破圈”。还是前面说的，在媒介竞争中去思考文字的出路，在全民写作中去区分作家的功能，还可以再加一条，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去重新定位文学的位置。凡事做到了不可替代，自然就会“出圈”，而不是单方面想着怎么去融入别的“圈”。当然，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文学“破圈”的确需要事务性的操作，这需要在文化生产的宏观层面进行有组织的引导和合作。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